

~436

- 9 Andrews H N. Index of generic names of fossil plants, 1820~1965. *US Surv Bul*, 1970. **1300**: 354
- 10 Jones J H, Manchester S R, Dilcher D L. *Dryophyllum* Debey ex Saporta, Juglandaceous not Fagaceous. *Re Palaeob Paly*, 1988. **56**: 205~211
- 11 Jones J H. Evolution of the Fagaceae: The implications of folia features. *Ann Mo Bot Gard*, 1986. **73**: 228~297
- 12 Zhou Zhe-Kun, Wilkinson H, Wu Zheng-yi. Taxonomical and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the leaf anatomy and architecture of *Quercus* L. subgenus. *Quercus* from China. *Cathaya*, 1995. **7**: 1~34
- 13 Endo S.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Fu-shun group, south Manchuria. *Proc Imp Acad*, 1934. **10**(8): 11~18
- 14 Hickey L J. A revised classific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dicotyledonous leaves. In: Metcalfe C R, Chalk Z eds., *Anatomy of the Dicotyledon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25~29
- 15 Hickey L J, Wolfe J K. The bases of angiosperms phylogeny: Vegetative morphology. *Ann Mo Bot Gard*, 1975. **62**(3): 538~589
- 16 Crepet W L, Daglian C P. Castanoid inflorescences from the middle Eocene of Tennessee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ollen (at the subfamily level) in the Fagaceae. *Am J Bot*, 1980. **67**: 739~757

《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之书评

《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是近年根据从前一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学者,特别是近40多年中国学者逾千篇论文(包括专著和资料)进行的综合性的、系统的总结,是一部可与国际本科学术著作接轨的专著。本书不但以大量出自我国学者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我国是研究地质时期全球性植物群及其区划与历史演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地区,也证明了我国是最早陆生植物的故乡之一。其材料对研究陆生维管植物早期分化、演变有极重要的价值,证明了我国是石炭纪、二叠纪华夏植物群的摇篮和故乡,是当时四大植物群交汇的唯一地区。侏罗纪、白垩纪化石不但提供苏铁、银杏等起源演化的重要材料,尤其重要的是和其一脉相承的新生代植物群,而为解决被子植物起源和大发展这一“不解之谜”提供重要线索。凡此诸端,本书都做了系统的叙述、重点的论证,并尽量和国外同期植物群进行对比,以图文并茂的有关表格、插图和大量标本精照来表达。由于本书各章节具自己的特色,如第一、二章第五节,有关陆生维管植物的多元起源问题和南北半球不同地理分区的问题;第三章第三、四节,有关前华夏植物群的提出和何时形成问题以及许多欧美区植物分子的超前出现现象;第四章第四节,我国兼有华夏、安加拉、欧美和冈瓦纳四大植物地理区的提出;第五章和第六章,安加拉、华夏两植物群的关系,华夏植物群的起源、演替和衰亡、大羽羊齿的演化、煤核植物群与华夏植物群的关系等的论述;第七章第四节,关于古植物地理分区的三原则;第八章第二节,五、有关侏罗纪苏铁、卷柏科、麻黄目和银杏科的研究,以及关于被子植物的报道;第九章第三节,早白垩世被子植物事件;第十章第七节,三、关于中国晚白垩世至早第三纪植物区系与北半球孢粉植物区系的关系;第十一章第四、五节,植物群区系的划分和古气候特征;第十二章第二、三节,更新世和全新世植被与环境(或气候)的研究等等,这些特色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常有精细论述和精辟见解,对有关学科都有着启发和指导作用,因此本书具有既全面概括而又重点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古植物学的划时代的巨著。正如本书序言和内容简介所指出,它反映“我国在古植物学领域的主要成就”。它“以地质时代为纵线,分别详述了志留纪至第四纪各地质时期植物群的总体面貌与演化历史,侧重系统分析总结各纪植物群(以植物大化石为主,结合孢粉化石)的组成、性质、特征与对比、植物地理区的划分与演替,以及具我国特色的若干古植物学论题”,诚然是“了解我国古植物群发展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它“提供了丰富而较准确的资料,并有助相关学科……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当然,像这样多人执笔的系统巨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小疵,如名词的统一问题(如劳亚大陆和劳俄大陆),或限于资料的体例问题,但已是绝无仅有或已有言在先,不足为病。但中国也是研究生命起源的重要基地,古生代的寒武纪及寒武纪以前的海相植物群未有涉及,不免令生物学出身的读者略有遗憾,且亦觉书题应有“中国陆相”字样才更符合内容。另觉如果综合各章,以图表示各纪主要植物纲目科及植物群的消长情况,或许使相关学科读者更能掌握和运用如此丰富的资料。有关各古植物的形态解剖研究,特别是新生代古植物的果实、种子、木材等实物的深入研究,似亦为今后继续深入工作的当务之急。



吴征镒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